

敦煌藏文文獻編目整理、出版方面的成果回

顧及未來研究趨勢之展望

才讓*

提 要

論文重點介紹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和中國甘肅所藏敦煌藏文文獻的編目成果，以及《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和《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的出版情況，並概述了這些文獻的出版價值。對敦煌藏文文獻的今後的研究趨勢和研究領域，進行了一些思考和論述。認為隨着法藏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刊佈，在編目、整理、校錄、注解等方面的工作需要進一步的開展，通過文獻的分類整理，為多學科的研究奠定基礎。佛教文獻的研究有較大的空間，尤其在敦煌本與《大藏經》本之間的比較研究方面，及藏外佛典、佛教傳播歷史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拓展。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中，按文獻的性質和歸類，用所屬學科的方法進行研究，應突破單一的研究模式，而且不少文獻的研究需要深化和細化。

關鍵字：敦煌 藏文 編目 展望

2011.11.01 收稿，2011.12.23 通過刊登。

* 作者係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副所長。

前言

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裡面除了漢文文獻外，還有大量的其他民族文字的文獻寫本。而少數民族文獻中藏文文獻的數量最多，內容也十分豐富。敦煌藏文文獻的抄寫年代大致在西元九世紀末到十世紀，屬於吐蕃王朝末期。其種類有佛教經典、歷史著作、契約文書、政事文書、法律條文、占卜、傳說故事、苯教儀軌、文學著作、翻譯著作、書信等，涉及吐蕃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成為研究吐蕃王朝的寶貴資料。吐蕃本土因歷經戰亂，使吐蕃時代的文獻，尤其是非佛教類文獻除一些金石銘刻外，幾乎蕩然無存。如果沒有敦煌文獻的發現，吐蕃王朝的歷史及其文化，將是一個難解之謎。

敦煌藏文文獻是已知的現存最古老的紙質藏文文獻，自發現以來，頗受國際藏學界之重視。直至今日，相關研究成果還不斷問世，成為近一個世紀以來藏學研究的重點之一。本文就國內外學界在敦煌藏文文獻的編目、整理出版方面的成果做一回顧和總結，並結合最近法藏、英藏敦煌藏文文獻整理出版工作的啟動和全面刊佈的開始，對今後的研究予以展望。

大部分敦煌文獻被伯希和(Paul Pelliot)、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等人運往海外，分藏於法國、英國等國，而法藏和英藏部分屬於敦煌藏文文獻中的精華，最有研究價值。除外，中國、俄羅斯、日本等國也有收藏。¹以下，重點介紹法國、英國和中國所藏

¹ 俄羅斯所藏敦煌藏文文獻主要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原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分所)，共有214件寫本，其中《心經》10件，中亞豎婆羅迷文字音表1件，未定名佛典1件，其餘201件皆為《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參見薩維特斯基(Levs.Savitsky)《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藏敦煌吐蕃文獻》，沈衛榮譯，載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編《國外敦煌吐蕃文書研究選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2)，第

敦煌藏文文獻的編目整理情況。

一、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的編目整理和出版

(一) 編目成果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屬於伯希和藏品。1908年2月末伯希和進入了著名的「藏經洞」，以極快的速度翻閱各種寫本，挑選他認為是重要的文獻，歸為己有。關於藏文文獻，他曾說道：「藏文卷子在藏經洞中出現得比婆羅謎文或回鶻文卷子要多得多。我把它們全部放在一邊，一共近 500 公斤的寫本，可以上溯到藏傳佛教的前四個世紀。」²伯希和在短暫的接觸中，就已經認識到了這些文獻的稀有和價值。而且作為一名東方學家，伯希和眼光獨到，他挑選的文書大都屬於精品類。

1. 拉露的編目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總編號為 3375 號，其編目工作由拉露小姐 (Marcelle Lalou 1890—1967) 承擔。由於敦煌寫本大多是殘本，一一認定起來，難度不小，為此拉露花費了其畢生的精力，終於完成了《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注記目錄》。拉露所編目錄共有三大冊，第一冊包括 P.T1—P.T849 號，1939 年出版；第二冊包括 P.T850—P.T1282 號，1950 年出版；第三冊包括 P.T1283—P.T2216 號，1961 年出版。拉露的目錄首次系統地梳理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獻，揭示了文獻的內涵，為

394 頁。日本的敦煌藏文文獻主要在龍谷大學，相關情況參見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 125 頁。

² 伯希和，《敦煌藏經洞訪書記》，見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 271 頁。

學術界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其工作受到學界的高度稱讚和好評。但由於敦煌藏文文獻內容龐雜，拉露的編目中仍有大量的文獻沒有能夠準確的認定，而且不少複本殘片沒有編入目錄。

2. 《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王堯先生的組織下，編纂完成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以下《簡稱《法藏解題目錄》），由民族出版社於 1999 年出版。《法藏解題目錄》充分參考和借鑒了拉露的目錄，並閱讀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膠片，加以核對，錄下各卷的首行和末行文字。所收文獻遠遠超過了拉露目錄，拉露目錄中收了 2216 個卷號，《法藏解題目錄》中所收文獻的編號達 4450 個（2224—3500 編號之間空缺了 1276 個編號），實際含 3375 個卷號，基本涵蓋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全部。而且目錄的內容比較豐富，包括卷號、盒號，所收卷號的首行藏文和末行藏文，行數和內容，小注（補充說明卷子的大小尺寸、文字書寫，及卷子中所含的內容），背面內容（無內容時存空白，有內容時簡單說明），解題（國內外學術界對該卷號的專門研究或與此有關的研究論著目錄）。這部《法藏解題目錄》對原卷的描寫較為完整，對內容的判斷也較為準確，尤其羅列了有關卷號的研究資訊，方便學人查閱。

但是如同拉露目錄，《法藏解題目錄》中也有不少卷號的內容沒有解釋清楚，有的解釋只是翻譯了拉露不準確的記述，如 P.T.2 號的小注中云：「據拉露：內含 4 段和 1 個密咒，第 1 段是致一方（應是「十方」——引者）佛陀的請柬，第 2、3 段為願文，第 4 段為《三續》。」³所謂「十方佛陀的請柬」，是該卷號中第一句的

³ 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解題目錄》（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第 1

翻譯，原文為：「phyogs bcuvi sangs rgyas vphags pa rnams sphyan drang bav/」，可譯為「迎請十方諸正覺」，屬於是祈願文的首句，而說成是「請柬」，顯然是不準確的。《法藏解題目錄》中定名不準或沒有定名的文獻，還有不少。對於同一卷號中的數種文獻，也沒有從中析出並解釋，因此，不少卷號的面貌仍未得到完整而清晰地展示。

（二）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整理出版

1. 《敦煌吐蕃文獻選》

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刊佈方面，最初是在對一些重要卷子的研究過程中，有零星的刊佈。國內外學術界對法藏敦煌藏文文獻中的歷史類（如 P.T1286 號等）、契約文書、法律文獻、醫藥類文獻有整理、翻譯和研究，⁴並從原件抄錄後刊佈，但大多屬於零散的同類文獻的整理，而且錄文往往不免有錯誤。

早期由於法藏敦煌藏文文獻沒有刊佈，研究者需要到法國去查閱。後來雖有膠片問世，但查閱仍是不便。

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文獻的刊佈取得了進展，A.麥克唐納(A. Macdonald)、今枝由郎等人編選的《敦煌吐蕃文獻選》（全稱為《國立圖書館所藏藏文文獻選，並以印度事務部和大英博物館所藏藏文文獻補充者》）第一卷和第二卷，1978—1979 年間在巴黎出版，這是敦煌藏文文獻首次大規模的影印出版，共刊佈了 284

頁。

⁴ 如巴考 (J. Bacot)、托瑪斯 (F. W. Thomas) 和杜散 (Ch. Toussaint) 合作發表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40-1946)，最先研究了敦煌吐蕃歷史文獻，影響巨大。

個編號的文書，其中部分卷子是從英藏中補充的。第二輯的前言中將這些文獻的內容分為藝術、史地、語言、文學、宗教、醫學和社會文獻，並對部分文獻寫有提要。⁵其問世伊始，受到了學界的歡迎，好評如潮，稱讚該選本「琳琅滿目，珠璣畢備」。⁶雖然只有二百多個號，但均是研究吐蕃歷史、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重要文書，其意義非凡，從而也極大的推動了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1990年《敦煌吐蕃文獻選》出版了第三卷。

2.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

2005年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國國家圖書館開始合作，由金雅聲（中方）、郭恩（法方 Monique Cohen）任主編，啟動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出版工程。西北民族大學為此專門成立了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組織藏學、史學和文獻學方面的專家，專司海外敦煌藏文文獻的整理和出版。

從2006年出版《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第一冊起，已完成十三冊的出版，全部計畫出版十五冊左右。每冊均編有藏漢文對照目錄，尤其對同一卷號中的內容，分別標示，如「P.T0002號：1 啟請偈，2 祈願文，3 燃燈祈願文，4 啟請三續經。」⁷這樣對每一卷號的內容有了層次清晰的揭示，有利於全面認知該卷號

⁵ 參見今枝由郎、麥克唐納著，耿昇譯《〈敦煌吐蕃文獻選〉第二輯序言及注記》，載《國外藏學譯文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第15-64頁。

⁶ 王堯《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序言》（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第2頁。依據《敦煌吐蕃文獻選》中的刊佈，王堯、陳踐編著有《敦煌本藏文文獻》（藏文，*tun hong nas thon pavi gnav bovi bod yig shog dril*，民族出版社，1983年），內轉錄有法律、社會經濟、翻譯、醫學類文獻。

⁷ 金雅聲、郭恩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目錄》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7頁。

的性質、內容等，便於讀者使用。而且就文獻的定名而言，已超出以往所編目錄。尤其在佛教文獻的定名方面，有較大的突破，不少原來只定名為「佛經」的文獻，給出了具體的名稱。不過，定名方面還遺留了不少問題，許多佛教文獻殘卷的定名仍有待於今後的進一步研究。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是首次全面影印出版法藏古藏文文獻，在敦煌藏文文獻的整理和保存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使流失海外的文獻寶藏以出版的方式得以回歸，十分便於國內外學者的查閱，尤其將改變國內學者過去在資料佔有方面的不便和缺憾。《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出版也填補了一百年來敦煌藏文文獻整理出版中的重大空白，並將推動藏學事業的發展。

二、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的編目整理

(一) 編目成果

1. 布散的目錄

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獻，屬於斯坦因藏品。斯坦因於 1906 年到達敦煌，從藏經洞獲取了大量的文獻和藝術品，他還在米蘭、于闐等地獲得了不少藏文文獻和木簡。因此，英藏的古藏文文獻分為兩類，即敦煌文獻和西域文獻。對英藏敦煌藏文文獻首先編目的是比利時學者瓦累·布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但全部完成並出版是在布散去世後的 1962 年。該目錄全稱為《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藏文

寫本手卷目錄，附榎一雄補漢文目錄》，⁸共分 765 個編號，內容以斯坦因敦煌藏經洞藏文文獻為主，沒有收西域發現的吐蕃文獻，但第 765 號應是清朝初年雜雅班智達的作品，與目錄名稱不符。布散按佛教經律論三藏的分類進行了編目，分為九大類：戒律經典（1-47 號）、有梵文名稱的佛經及注釋（48-204 號）、譯自漢文或有藏文名稱的佛經（205-225 號）、未認定的佛經及注釋（226-305 號）、有梵文名稱的密宗經典（306-455 號）、無梵文名稱的密宗經典（456-471 號）、未認定的密宗經典（472-587 號）、有名稱的論典（588-652 號）、未認定的論典（653-685 號）、藏人著作（686-765 號）。

每一編號下的解題內容包括原斯坦因的 CH（千佛洞的縮寫）標示的編號、寫本規格、原頁碼等的說明，藏文名稱、藏文名稱的轉寫、梵文名稱的轉寫，對卷子內容的大致說明，摘錄寫本的開頭部分和結尾（部分摘錄內容翻譯為英文）。布散的確下了不少功夫，尤其嘗試了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分類問題，筆路藍縷，有開創之功。但囿於當時的認知水準，布散的編目仍顯得粗略，尤其是相當多的文獻沒有加以識別和認定，而且所收不全。⁹作者歸為藏人著作類的文獻中有些明顯有誤，如 710 號是《楞伽師資記》的藏譯本；726 號名為《龍誓言之儀軌》，其開篇即言由阿闍梨阿底伽巴和阿雅阿桑著於印度；729 號應是《孔丘項托相問書》。

斯坦因收集的西域古藏文文獻，即于闐等地出土的藏文文獻和簡牘等，由托瑪斯（F.W.Thomas）整理，但沒有出版目錄。

⁸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with an Appendix on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by Kazuo Enoke*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⁹ 普散未完成的工作，後由散·馮·謝克（Sam van Schaik）繼續，據說完成了 766—1774 號的編目。

2. 東洋文庫所編目錄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東洋文庫西藏研究委員會組織山口瑞風、原田覺、西崗祖秀、上杉龍英等人，對英藏斯坦因藏文文獻重新編了一個解題目錄，費時十年左右，名為《斯坦因搜集藏語文獻解題目錄》（スタイン蒐集チベット語文獻解題目錄），從1977年至1988年間共出了十二個分冊。該解題目錄以布散所編為基礎，第1-8冊編號等同於布散目錄。第9冊起收布散目錄未收之文獻，重新編號，從1001號起，至1518號。第十二冊是對前八冊的補充。

《斯坦因搜集藏語文獻解題目錄》對每個卷號共設九個子項，具體內容為：編號、寫本規格、藏文名稱、北京版藏文《大藏經》中的出處、漢譯名稱（採用《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中相應佛典漢譯名稱）、同類漢譯本在《大正藏》中的出處、梵語名稱、文獻開頭部分和結尾部分的摘錄（凡有題記者，均予轉錄），及其他方面。相比布散的目錄，這部解題目錄的體例更為完整，層次清晰，而其最大的貢獻是，凡有名稱或能認定的佛教經典寫本，均於藏文《大藏經》（北京版）和漢文《大藏經》（大正藏）進行了仔細的對照，給出了相關資訊，即敦煌寫本在相應《大藏經》中的位置，這十分有利於今後開展佛教文獻的對勘研究。但是對寫本性質和內容不能明確的，其目錄解題中的子項大多是空白，而且未認定的寫本數量不少，留下了許多有待研究的問題。

英藏編目方面，除了以上介紹的兩大目錄外，最新的一個成果是，出版了一部專題目錄，即雅各布·道爾頓（Jacob Dalton）和散·馮·謝克（Sam van Schaik）合作完成的《敦煌藏文密教寫本：

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藏品解題目錄》，¹⁰對英藏敦煌藏文文獻中的密教經典進行了整理，介紹了編號，藏梵名稱，並對每一部文獻寫出了提要，概述了敦煌寫本與《大藏經》本之間的關聯，從而為藏文早期密宗文獻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線索。

（二）整理出版

1. 托馬斯等人的整理出版

英國所藏斯坦因藏文收集品的整理出版方面，最初由托馬斯等人在其研究著作中以轉寫的形式，有所公佈外，但從未以圖版的形式全部出版過，他國研究者除了看膠片外，更是難得一睹。托馬斯所著《關於中國西域的藏文文獻和寫本》（第二卷）在英藏藏文文獻的早期整理方面，¹¹最有代表性，他主要研究了英藏藏文文獻中的社會文書，包括木簡材料。共對六百件文書進行了轉寫、翻譯和注解，等於以轉寫的形式首次刊佈了這批珍貴的文獻。托馬斯還著有《東北藏古代民間文學》，翻譯了敦煌藏文文獻中的傳說故事、松巴諺語等民間文學材料。¹²

繼托馬斯之後，日本學者武內紹人專門研究古藏文社會文書，他主編的《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收集集中的中亞古藏文文書》，於1997至1998年間出版，分為原文影印件、目錄本和詞彙。¹³這

¹⁰ Jacob Dalton and Sam van Schaik, *Tibetan Tantric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 (Leiden: EJ Brill, 2006).

¹¹ F.W.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1). 又見劉忠、楊銘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¹² 參見[英]F·W 托馬斯著，李有義、王青山譯《東北藏古代民間文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¹³ [日]武內紹人主編：《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收集集中的中亞古藏文文書》（東京：大英圖書館、日本東亞文化研究中心聯合出版），第一卷（原

是英藏西域文獻首次影印出版，意義非凡。除外，英藏中的個別文書，如《大事紀年》等也經學者研究，已得刊佈。

2.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

整個英藏敦煌藏文的刊佈，直至今日才有了開始。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出版的同時，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英國國家圖書館合作，準備以影印的形式出版英國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書名定為《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此項整理出版工作，相對於法藏的出版速度而言，進程較為緩慢。目前，我們已經完成了《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第一冊和第二冊的編目，其中第一冊已於 2011 年內出版。全部英藏古藏文文獻估計有十五冊左右，加《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出版，從而將使流失海外的最大宗的敦煌藏文文獻將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斯坦因是第一個進入藏經洞的外國探險家，他所獲得的藏文佛教文獻大多內容完整，如《楞伽師資記》等，有很高的研究價值。而英藏藏文文獻的全面出版，必將推動這方面的學術研究。

另外，近年來敦煌寫本在內的大量古文獻，在網路上以圖版形式逐步刊佈，法藏和英藏的敦煌及西域藏文文獻也可在網站上查尋、瀏覽。¹⁴隨著數據化工作進程的加快，未來在敦煌藏文文獻

文影印 1991)、第二卷(目錄 1998)、第三卷(詞彙 1998)。武內紹人還著有英文本的《中亞古藏文契約研究》(*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東京：大藏出版社，1995)。

¹⁴ 如國際敦煌項目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簡稱「IDP」，秘書處設在英國國家圖書館，它在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德國設有中心。IDP 是一個開創性的國際性協作項目，目標是使敦煌及絲綢之路東段其他考古遺址出土的寫本、繪畫、紡織品以及藝術品的資訊與圖像能在互聯網上自由地獲取。1998 年 10 月 IDP 網站正式開通，用戶

資料的使用方面會越來越便捷。

三 中國藏敦煌藏文文獻的編目

(一) 收藏情況

1910 年清政府將藏經洞剩餘文獻運往北京保存，不過藏文文獻不在運送之列，而是下令運往省城蘭州。但保護不力，其後藏文文獻仍有被劫運海外者，如之後趕來的日本大穀探險隊等，從王道士手中購得藏文寫經。當時凡接觸藏經洞文獻的國人，對非漢文文獻知之甚少，自然也不當一回事。至 1920 年，出自藏經洞的剩餘藏文文獻才得到保護。最後留存下來的，遂散存於河西各地。目前，國內收藏敦煌藏文文獻的主要單位在甘肅，如甘肅省圖書館、甘肅省博物館、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館、敦煌市檔案館、酒泉市博物館、張掖市博物館、高臺縣博物館等。另外，北京國家圖書館、臺北等處亦有收藏。¹⁵國內的敦煌藏文文獻的藏量沒有精確的統計，有的計為 10880 件，其中在甘肅的有 10340 件，占國內總量的 95% 以上。¹⁶

國內藏敦煌藏文文獻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才逐漸引起重視，當時黃文煥先生發表了數篇論文，研究了河西吐蕃文書的抄經題記等問題，揭示了這些文獻的學術價值，首次為學界提供了有關河西吐蕃文書的資訊。進入九十年代，在敦煌研

可以在網上進入 IDP 數據庫免費檢索到高質量的寫本及其他材料的圖像、目錄資訊等。

¹⁵ 台北的藏品參見吳其昱《台北中央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本佛經四卷考》，楊富學、楊銘主編《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民族卷》(二)(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 年)，第 137-146 頁。其中三件寫本是《大乘無量壽總要經》，一件是《大般若經》的一段。

¹⁶ 參見王南南、黃維忠《甘肅省博物館所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上)，《中國藏學》第 4 期(2003)，第 68 頁。

究院的研究人員的努力下，開始整理並發表了甘藏敦煌藏文文獻的解題目錄。甘藏敦煌藏文文獻絕大部分為佛經，而且種類比較單一，以《大般若經》（部分）、《般若心經》、《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為主，其中尤以《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的數量最多，但很多寫本都有題記，對研究吐蕃時期的抄經制度、民族關係等方面有資料價值。馬德《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概述》一文，對甘藏敦煌藏文文獻的藏量及文獻價值有系統的介紹和闡述。¹⁷

（二）編目方面的成果

1. 黃文煥《河西吐蕃卷式寫經目錄並後記》，¹⁸編寫了敦煌、酒泉、張掖、武威等地所藏藏文卷式寫經目錄，分為兩大類，第一《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共 311 號，轉錄了抄經題記並譯為漢文。第二《大般若經》（片段），共四件，同樣轉錄了抄經題記和背面的雜寫文字。作者對抄經者的姓名及民族成分進行了分析。

2. 黃明信、東主才讓《敦煌藏文寫卷〈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及其漢文本之研究》，¹⁹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共 209 件，編號從新 0413 號至新 0621 號，內容為《大乘無量壽宗要經》，該文介紹了這些寫本的基本情況，並與漢文本進行了比對。

3. 李淑萍、黃維忠《敦煌市檔案局所藏藏文寫經定名》，²⁰刊

¹⁷ 馬德《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概述》，《敦煌研究》第 3 期（2006），第 37-41 頁。

¹⁸ 黃文煥〈河西吐蕃卷式寫經目錄並後記〉，《世界宗教研究》第 1 期（1982），第 84-102 頁；作者另撰有〈河西吐蕃經卷目錄跋〉，《世界宗教研究》第二輯（1980），第 56-62 頁；〈河西吐蕃文書簡述〉，《文物》第 12 期（1978），第 59-63 頁等。

¹⁹ 黃明信、東主才讓〈敦煌藏文寫卷《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及其漢文本之研究〉，《中國藏學》第 2 期（1994），第 59-76 頁。

²⁰ 李淑萍、黃維忠〈敦煌市檔案局所藏藏文寫經定名〉，《敦煌學輯刊》

佈了 12 件敦煌藏文寫本的目錄，主要內容為《大般若經》和《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其目錄解題以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編目體例為標準，具體內容包括寫本規格等外觀的描述，首題、未題和抄經題記，卷子背面的內容，年代及書法、紙張，最後對照上山大峻相關寫經生名稱的研究成果，加以說明。

4.[英國]散·馮·謝克 (Sam van Schaik)《中國收藏的敦煌吐蕃文獻》，研究了敦煌藏經洞藏文文獻的流散情況，介紹了中國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獻，包括甘肅各地的收藏，及北京大學圖書館（8 件）、上海圖書館（4 件）、上海博物館（1 件）和天津藝術博物館（6 件）的收藏品。²¹

5.王南南、黃維忠《甘肅省博物館所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上)，²²刊佈了 24 件文獻的目錄，目錄解題內容同於《敦煌市檔案局所藏藏文寫經定名》一文。

6.曾雪梅《甘肅省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²³甘肅省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有卷式寫經 32 件，梵夾式寫經 1128 頁。該文刊佈了卷式寫經 32 件的目錄，編號從「甘圖 001」起，內容皆為《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7.張延清、梁旭澍、勘措吉、郭俊葉《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

第 2 期（2002），第 11-22 頁。

²¹ 散·馮·謝克 (Sam van Schaik) 著，楊富學、許娜譯〈中國收藏的敦煌吐蕃文獻〉，載甘肅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編《文獻研究》（第二輯）（2011），第 26-33 頁。原文發表在《東方與非洲學院院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2 年第 1 期，第 129~139 頁。作者係英國國家圖書館印度和東方事物部研究員。

²² 王南南、黃維忠〈甘肅省博物館所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上)，《中國藏學》第 4 期（2003），第 68-82 頁。

²³ 曾雪梅〈甘肅省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敦煌研究》第 5 期（2003），第 70-76 頁。

文寫經敘錄》，²⁴從敦煌研究院所藏藏文文獻中甄別出敦煌文獻 94 件，並公佈了目錄，編號從 Dy.t0014 起。目錄內容有編號、名稱、說明（紙張、裝幀及保存情況等）、首題（經卷開頭的梵藏文名稱的轉寫及漢譯）、末題（經文結束時的名稱）、題記（主要是寫經題記）等，對每一卷子後面的寫經題記都有轉錄，其中發現有吐蕃王妃貝吉昂楚的寫經題記，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訊。

8.俄軍《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藏文文獻補錄》，²⁵刊佈了 12 件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藏文文獻目錄，加王南南等刊佈的 24 件，該館共藏 36 件（號）。12 件文獻中除《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外，有三件較為重要的文書，暫定名為「甘博·T10551 占卜書」(mo vdebs yi ge)、「甘博·T10556 國家福田道場祈願文 (smon tshig)」、「甘博·T10558 儀軌書 (sngags gyi cho ga)」。

9.勘措吉、黎大祥《武威市博物館藏敦煌藏文寫本》，²⁶介紹了武威市博物館藏兩件藏文文獻，具體內容為《大般若經》（存三頁）、祈願文（完整），文中轉寫並翻譯了祈願文。

10.孫宏武、寇克紅〈張掖甘州區、高臺縣兩博物館藏敦煌藏文《大乘無量壽經》簡介〉，²⁷刊佈了兩館所藏 4 件《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的目錄。

²⁴ 張延清、梁旭澍、勘措吉、郭俊葉〈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文寫經敘錄〉，《敦煌研究》第 3 期（2006），第 42-60 頁。

²⁵ 俄軍〈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藏文文獻補錄〉，《敦煌研究》第 3 期（2006），第 64-68 頁。

²⁶ 勘措吉、黎大祥〈武威市博物館藏敦煌藏文寫本〉，《敦煌研究》第 3 期（2006），第 69-70 頁。

²⁷ 孫宏武、寇克紅〈張掖甘州區、高臺縣兩博物館藏敦煌藏文《大乘無量壽經》簡介〉，《敦煌研究》第 3 期（2006），第 71-73 頁。

11.張耀中〈酒泉博物館古藏文《大乘無量壽經》敘錄〉,²⁸刊佈了酒泉市博物館藏卷式敦煌藏文寫經 19 件,內容均為《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12.曾雪梅、張延清《甘肅省圖書館敦煌梵夾裝藏文寫經考錄》(上下),²⁹整理了甘肅省圖書館藏 319 件梵夾裝藏文寫經的目錄,編號從 T0033——T0351 號,經文內容均屬《大般若經》。作者對每件寫本的首題和題記,均予以轉錄和翻譯,對寫本的規格和保存情況做了說明。

甘藏敦煌藏文文獻的編目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匯總以上成果的一部新的著作《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馬德主編),由甘肅民族出版社於 2011 年出版。

四、今後研究之展望

敦煌文獻自發現以來,國內外掀起了研究熱潮,形成了一門顯學——敦煌學。藏語文獻的研究早年以歐洲和日本學者為主,出現了一些學術大家,如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烏瑞(G.Uray)等人。國內的研究起步較晚,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於資料的缺乏,國內的研究大都是在西方學者刊佈或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尤其是文獻的不斷刊佈(包括膠片、網絡圖版、紙質出版物),使這種局面逐漸在改變。目前,歐洲在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方面,雖然老成凋謝,後繼者不多,但部分中青年學者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日本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掀

²⁸ 張耀中〈酒泉博物館古藏文《大乘無量壽經》敘錄〉,《敦煌研究》第 3 期(2006),第 74-76 頁。

²⁹ 曾雪梅、張延清《甘肅省圖書館敦煌梵夾裝藏文寫經考錄》(上下),《中國藏學》年第 3 期、第 4 期連載(2008)。

起了以藏文禪宗文獻為主要的研究熱潮，當代亦有武內紹人、高田時雄、沖本克己等研究者。

近年來，國內藏學界對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熱情不減，相關的碩士、博士的學位論文亦有不少。原因是敦煌古藏文文獻內容異常豐富，是研究藏族古代文化時不可或缺的文獻資料，自然會受到本民族的重視，用藏文撰寫的敦煌古藏文方面的研究論文在不斷增加，《中國藏學》和《西藏研究》兩個主要的藏文學術刊物上，每期都有這方面的論文。其次，在敦煌學的整體推進中，少數民族文獻的研究成果相對薄弱，敦煌學界的有識之士也在大力提倡對非漢語文獻的研究，認為這是二十一世紀敦煌學研究的增長點。另外，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方面仍有拓展的餘地，甚至不乏研究方面的空白領域，因此大有可為。

（一）文獻的整理研究

文獻資料的整理是學術研究的基礎，相比於漢文文獻整理成果而言，藏文文獻的整理工作遠遠不夠，需要進一步加強。

1. 對各種寫本，無論世俗文書還是佛教文獻的校錄、考釋和比對，將會繼續開展。文獻的分類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基礎，³⁰而且還會受到重視，對一些重要的文獻需要分類校錄、翻譯、注解和考釋，然後彙編成冊，為多學科的研究奠定基礎。比如可分別編纂《藏外佛典輯》、《歷史著作輯》、《契約文書彙編》、《翻譯文獻輯》、《倫理著作輯》、《占卜文獻彙編》、《醫學文獻彙編》、《藏文禪宗文獻輯》、《文學類文獻彙編》、《漢藏詞彙對照類文獻輯》、《書信

³⁰ 如木村隆德的〈敦煌禪宗文獻目錄初稿〉，向紅茄譯，載《國外藏學研究譯文輯》第十三輯（1997），第166-228頁。

彙編》等，分類的文獻輯錄工作，將是十分有意義的事。

2.為便於查尋，並補充最新的研究成果，需要編纂法藏和英藏的新的解題目錄，同時應編纂分類索引。還需要編一部《古藏文文獻研究目錄》。

3.工具書的編纂。隨著古藏文文獻研究水準的不斷提高，需要總結已取得的成果，並為了便於後學者，需要編寫一部《古藏文詞典》。目前，這項工作在西北民族大學正在進行，準備編成一部《藏漢雙解古藏文詞典》。

（二）佛教文獻的研究

敦煌藏文文獻百分之九十以上屬於佛教文獻，以往學界的研究興趣在於世俗文書，佛教文獻的資料價值沒有充分挖掘，或認為敦煌文獻殘缺不全，現存有《甘珠爾》、《丹珠爾》中的規範本的前提下，則敦煌佛典的價值不大。但是通過研究可以發現，凡是前宏期翻譯的佛典，保存在《大藏經》中的，大都經過了後宏期的修訂改譯，早已不是其初譯時的面貌。因此，在研究藏文佛典的形成史、淵源流變等方面，敦煌佛典是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關於敦煌佛教文獻的研究價值及研究的領域等問題，筆者已有專文論述。³¹

當前，國外學者十分熱衷於包括敦煌密宗文獻在內藏傳密宗的研究，如雅各布、羅伯特（Robert Mayer）等人對發現於敦煌的早期藏文密宗文獻亦多有探討，並由此闡釋吐蕃時代的密宗文獻與寧瑪派文獻之間的淵源關係。可以說，敦煌藏文佛典的研究今

³¹ 才讓〈敦煌藏文佛教文獻價值探析〉，《中國藏學》第2期（2009），第35-44頁。

後將是敦煌藏文文獻研究之重點。

1. 敦煌本與《大藏經》本之間的比較研究

大量敦煌本佛教三藏的存在，使我們可以將其同藏文《大藏經》中的譯本間進行比較，可察其異同，觀其流變，探知藏文佛教文獻形成的軌跡及前賢們所費之心血。這方面筆者曾對《白傘蓋經》、《正說文殊名》、《百拜滿願經》等經典的敦煌本與《大藏經》本之間進行過比對，從而對這些經典的傳播等方面有了新的認識。再如《心經》，在敦煌文獻中發現了四種譯本，而《甘珠爾》中只收有兩種譯本（內容基本相同）。敦煌本中小本《心經》的寫本最多，說明是吐蕃時期最為流通的本子，而後宏期流通最廣的是大本。

2. 藏外佛典的研究

這裡的藏外佛典是指只保存在於敦煌佛典中，而不見於後期《大藏經》中的佛教經典，屬於敦煌佚經。如《天地八陽神咒經》、《瑜伽師贊無量光佛淨土功德贊》等，以及大量的藏譯禪宗文獻等，只保存於敦煌文獻中，極具研究價值。這些藏外佛典彌足珍貴，可豐富藏文《大藏經》的內容，將來應補入《大藏經》中。同時，對藏外佛典的研究，有助於揭示吐蕃佛教的某些特徵。

3. 佛教傳播歷史的研究

敦煌藏文文獻的存世，為研究吐蕃的佛教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可彌補史書記載之不足，吐蕃人的佛教信仰畫面因此得到再現，吐蕃佛教史有望得到重構。

敦煌佛典中的祈願文、抄經題記、譯經題記、佛教人物傳得

到了學界的重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黃維忠博士論文《8—9世紀藏文發願文研究——以敦煌藏文發願文為中心》，³²對21件祈願文書，進行了翻譯、考釋。張延清的博士論文《吐蕃敦煌抄經制度》（未刊稿），³³研究了吐蕃在敦煌的抄經年代、抄經生及抄經組織，附錄有抄經者和校經者的名單。扎西才讓教授和筆者分別研究過敦煌文書 P.T849 號，對所涉及的印度大師德瓦布扎的歷史有所探討，但結論不同。吐蕃佛教史方面的研究，目前將會繼續開展。

除外，唐代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在吸納日本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仍有待拓展。

（三）多學科的研究有待深入

敦煌藏文文獻種類繁多，內容複雜，不是一種學科的研究方法所能涵蓋的，需要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加以研究。早期的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以整理文獻為主，而且如前文所述，這方面的工作今後仍需繼續，但同時研究方面有待深入。敦煌文獻研究中涉及的學科有歷史學、哲學、語言學、宗教學、文學、法學、政治學、醫學、天文曆算學等，需要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通過不同學科的方法研究各類的文獻。在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開展不同學科門類包括交叉學科的深入研究，也是整個敦煌學轉型的重點之所在。

目前，歷史學方面的研究成績最為突出，如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方面，國內已經有兩種譯本，即王堯、陳踐教授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民族出版社 1992 年，最新一版在《敦煌古藏文

³² 黃維忠，《8—9世紀藏文發願文研究——以敦煌藏文發願文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³³ 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制度》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博士論文。

文獻探索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黃布凡、馬德教授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0 年)。國外學者也有新的成果，如牛津大學布倫頓·道森 (Brandon Dotsen) 先生的《古代吐蕃編年史》(The Old Tibetan Annals, 2009 年版)，對敦煌吐蕃文獻中的「大事紀年」進行了系統而多層面的研究，內容包括原文的轉寫、翻譯和注釋，及地名圖解、「大事紀年」內容圖表等，堪稱敦煌吐蕃歷史文獻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由於文獻解讀的準確性在不斷提高，細緻的並有深度的探討是今後研究的趨勢。³⁴

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的必須結合漢藏文的傳世文獻，僅局限於敦煌文獻而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縱向和橫向的延伸。就縱向而言，敦煌文獻需與傳世文獻應相結合，如敦煌文獻中發現了吐蕃法律文獻，如果不跟後期的法律文獻《十五法典》等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則僅吐蕃而言吐蕃，是很難深入的。同樣醫學文獻、占卜文獻等均需要縱向的深入。同時，吐蕃時期廣泛吸收了唐朝的文化，而且吐蕃在河西等地實施統治，對唐朝的制度多有借鑒，研究相關藏文文書時，必須參照同類的漢文文獻，進行橫向的比較，則更能深入地理解文獻的內涵。

古藏文文法、藏文書法、梵文轉寫、漢藏語言的對音等方面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也有待於加強。

³⁴ 國內在敦煌藏文歷史文獻方面較新的相關研究成果有楊銘的《吐蕃統治敦煌與吐蕃文書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扎西當知的博士論文《吐蕃噶氏家族研究》(藏文)(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葉拉太的博士論文《吐蕃時期的政治制度研究：以古藏文文獻為中心》(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年)，陸離的博士論文《吐蕃統治河隴西域時期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等。

引用書目

一、專書

(一) 中文

- 王堯主編 Wang, Yao, ed.
1999 《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北京：民族出版社。
Fa Cang Dunhuang Zang Wen Wen Xian Jie Ti Mu Lu.
Beijing: Min zu chu ban she.
- 王堯、陳踐編著 Wang, Yao and Chen, Jian, ed.
1983 《敦煌本藏文文獻》(藏文)，雲南：民族出版社。
Tun hong nas thon pavi gnav bovi bod yig shog dril.
Yunnan: Min zu chu ban she.
1992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北京：民族出版社。(最新
一版在《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8)。
Dunhuang Ben Tubo Li Shi Wen Shu. Beijing: Min
zu chu ban she.
- Thomas, F. W. 著 李有義、王青山(譯) Li, You-yi & Wang, Qing-
shan, trans.
1986 《東北藏古代民間文學》，四川：民族出版社。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Sichuan:
Min zu chu ban she.
- 金雅聲、郭恩主編 Jin, Ya-sheng and Guo, En, ed.
2006 《法藏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
*Faguo Guo Jia Tu Shu Guan Cang Dunhuang Zang Wen
Wen Xian.*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黃布凡、馬德編著 Huang, Xi-fan and Ma, De, ed.

2000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on D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s About the History of Tubo Period.*
Lanzhou: Gansu jiaoyu chubanshe.

楊富學、楊銘主編 Yang, Fu-xue and Yang, Ming, ed.

1999 《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民族卷》，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
Zhongguo Dunhuang Xue Bai Nian Wen Ku min zu juan.
Lanzhou: Gansu wen hua chu ban she.

榮新江 Rong, Xin-jiang

1996 《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南昌：江西出版社
Hai Wai Dunhuang Tulufan Wen Xian Zhi Jian Lu.
Nanchang: Jiangxi ren min chu ban she.

楊銘 Yang, Ming

2008 《吐蕃統治敦煌與吐蕃文書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Tubo Tong Zhi Dunhuang Yu Tubo Wen Shu Yan Jiu.
Beijing: Zhongguo Zang xue chu ban she,

(二) 外文翻譯

伯希和、耿昇譯 Paul Pelliot. Geng, Sheng, tran.

2001 《伯希和西域探險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Boxihe Xi Yu Tan Xian Ji. Kunming Shi: Yunnan ren min
chu ban she.

Thomas, F. W.著，劉忠、楊銘（譯）Liu, Zhong and Yang, Ming,

trans.

2003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北京：民族出版社。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5).

Bacot, Jacques and Thomas, F. W., et al.

1940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 [Edited with a Translation into French by J. Bacot, F. W. Thomas, G.C. Toussaint. With Plates.].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Dalton, Jacob Paul and Van Schaik, Sam

2006 *Tibetan Tantric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 Leiden ; Boston: Brill.

Dotsen , Brandon

2009 *The Old Tibetan Annals,* Wien :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La Vallée Poussin, Louis de and Enoki, Kazuo

1962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Frederick William.

1935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omas, Frederick William and Schlingloff, Dieter

1957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Introductions, Texts, Translations and Notes.* Academie-Verlag: Berlin.

Takeuchi, Tsuguhito (武內紹人), and British Library.

1997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3 vols Tokyo, London: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akeuchi, Tsuguhito. (武內紹人)

1995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Tokyo: Daizo Shuppan.

二、期刊論文

才讓

Tshe, Ring

2009 〈敦煌藏文佛教文獻價值探析〉，《中國藏學》2期，頁35-44。

"Dun huang zang wen fo jiao wen xian jia zhi tan xi."
In *China Tibetology* 2, pp. 35-44

王南南、黃維忠 Wang, Nan-nan and Huang, Wei-zhong

2003 〈甘肅省博物館所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中國藏學》4期，頁68-82。

"Gan su sheng bo wu guan suo cang dun huang zang wen wen xian xu lu." In *China Tibetology* 4, pp. 68-82

李淑萍、黃維忠 Li, Shu-ping and Huang, Wei-zhong

2002 〈敦煌市檔案局所藏藏文寫經定名〉，《敦煌學輯刊》2期，第11-22頁。

"Dun huang shi dang an ju suo cang zang wen xie jing ding ming." In *Journal of Study in Dunhuang* 2, pp.

11-22.

吳其昱 Wu, Qi-yu

1975 〈台北中央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本佛經四卷考〉，《敦煌學》2期，頁56-69。

"Tai bei zhong yang tu shu guan cang dun huang zang wen xie ben fo jing si juan kao." In *Studies on Tun-Huang* 2, pp. 56-69.

俄軍 E, Jun

2006 〈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藏文文獻補錄〉，《敦煌研究》3期，頁64-68。

"Gan su sheng bo wu guan cang dun huang zang wen wen xian bu lu." In *Dunhuang Research* 3, pp. 64-68.

孫宏武、寇克紅 Sun, Hong-wu and Kou, Ke-hong

2006 〈張掖甘州區、高臺縣兩博物館藏敦煌藏文《大乘無量壽經》簡介〉，《敦煌研究》3期，頁71-73。

"Zhang yi gan zhou qu gao tai xian liang bo wu guan cang dun huang zang wen Da Cheng Wu Liang Shou Jing jian jie." In *Dunhuang Research* 3, pp. 71-73.

馬德 Ma, De

2006 〈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概述〉，《敦煌研究》3期，第37-41頁。

"Gan su cang dun huang zang wen wen xian gai shu." In *Dunhuang Research* 3, pp. 37-41.

黃文煥 Huang, Wen-huan

1982 〈河西吐蕃卷式寫經目錄並後記〉，《世界宗教研究》1期，頁84-102。

"He xi tu fan juan shi xie jing mu lu bing hou ji." In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1, pp. 84-102.

- 1980 〈河西吐蕃經卷目錄跋〉，《世界宗教研究》第二集，頁 56-62。
"He xi tu bo jing juan mu lu ba." In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2, pp. 56-62.
- 1978 〈河西吐蕃文書簡述〉，《文物》12 期，頁 59-63。
"He xi tu bo wen shu jian shu." In *wen wu* 12, pp. 59-63.
- 曾雪梅 Ceng, Xue-mei
2003 〈甘肅省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敦煌研究》5 期，頁 70-76。
"Gan su sheng tu shu guan cang dun huang zang wen wen xian xu lu." In *Dunhuang Research* 5, pp. 70-76
- 曾雪梅、張延清 Ceng, Xue-mei and Zhang, Yan-qing
2008 〈甘肅省圖書館敦煌梵夾裝藏文寫經考錄〉(上下)，《中國藏學》3 期、4 期連載。
"Gan su sheng tu shu guan dun huang fan jia zhuang zang wen xie jing kao lu." In *China Tibetology* 3 and 4.
- 張延清、梁旭澍、勸措吉、郭俊葉 Zhang, Yan-qing, et al.
2006 〈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文寫經敘錄〉，《敦煌研究》3 期，頁 42-60。
"Dun huang yan jiu yuan cang dun huang gu zang wen xie jing xu lu" In *Dunhuang Research* 3, pp. 42-60.
- 張耀中 Zhang, Yao-zhong
2006 〈酒泉博物館古藏文《大乘無量壽經》敘錄〉，《敦煌研究》3 期，頁 74-76。
"Jiu quan bo wu guan gu zang wen Da Sheng Wu Liang ShouJjing xu lu." In *Dunhuang Research* 3, pp. 74-76.

勘措吉、黎大祥 Kan, Cuo-Ji and Li, Da-xiang

2006 〈武威市博物館藏敦煌藏文寫本〉，《敦煌研究》3期，頁69-70。

"Wu wei shi bo wu guan cang dun huang zang wen xie ben." In *Dunhuang Research* 3, pp. 69-70.

黃明信、東主才讓 Huang, Ming-xin and Dong Zhu, Cai-Rang

1994 〈敦煌藏文寫卷〈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及其漢文本之研究〉，《中國藏學》2期，頁59-76。

"Dun huang zang wen xie juan ji qi han wen ben zhi yan jiu." In *China Tibetology* 2, pp. 59-76.

木村隆德著、向紅茄譯 Kimura, Takanori. Xiang, Hong-qie, trans.

1997 〈敦煌禪宗文獻目錄初稿〉，《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十三輯，頁166-228。

"Dun huang chan zong wen xian mu lu chu gao." In *Guo wai cang xue yan jiu yi wen qi* 13, pp. 166-228

今枝由郎、麥克唐納著、耿昇譯 Yoshiro, Imaeda and Macdonald, Ariane. Geng, Sheng, trans.

1987 〈《敦煌吐蕃文獻選》第二輯序言及注記〉，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三輯，頁15-64。

"Dun huang tu bo wen xian xuan di er ji xu yan ji zhu ji." In *Guo wai cang xue yan jiu yi wen qi* 3, pp. 15-64.

Van Schaik, Sam 著，楊富學、許娜(譯) Yang, Fu-xue and Xu, Na, trans.

2011 〈中國收藏的敦煌吐蕃文獻〉，《文獻研究》第二輯，頁26-33。

"The Tibetan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China."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65, No.1(2002), pp. 129-139.

三、學位論文

- 黃維忠 Huang, Wei-zhong
2007 《8—9世紀藏文發願文研究——以敦煌藏文發願文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
8-9 Century zang wen fa yuan wen yan jiu — yi dun huang zang wen fa yuan wen wei zhong xin. Beijing: Min zu chu ban she.
- 張延清 Zhang, Yan-qing
未刊 〈吐蕃敦煌抄經制度〉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博士論文。
"Tu bo dun huang chao jing zhi du" Master's Thesis of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of Lanzou University.
- 扎西當知 Zha Xi Dang Zhi
2009 《吐蕃噶氏家族研究》(藏文)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Research on Mgar Family in Tibet. Beijing: Zhongguo Zang xue chu ban she, 2009
- 葉拉太 Ye La Tai
2010 《吐蕃時期的政治制度研究：以古藏文文獻為中心》(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
Tu bo shi qi de zheng zhi zhi du yan jiu yi gu zang wen wen xian wei zhong xin. Beijing: Min zu chu ban she.
- 陸離 Lu Li
2011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Tu bo tong zhi he long xi yu shi qi zhi du yan ji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A Critical Review of Catalogues of Tibetan Material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with a Special Introduction to Recent Publications in Institutes in Gansu Province research

Tshe Ring

Abstract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Tibetan language are a most valuable treasure for Tibetan studies. The manuscripts are scattered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the British Librar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yo Bunko in Japan, and various places in China. This paper critically reviews the already published catalogues and transcribed texts of these Tibetan manuscripts, with a special introduction to recent publications in various institutes in Gansu Province in China. Although most of studies of the manuscripts concern historical works, scholars must devote more attention to Buddhist works, because most of the manuscripts are Buddhist works. Unfortunately, these Buddhist works still remain unexplored. This paper suggests manageable projects which can be done with these Buddhist works.

Keywords: Dunhuang, Tibetan, catalogue, prospect